

谍网迷情

〔香港〕林 荫 著



谍网迷情

〔香港〕林 萌 著



花 城 出 版 社

●

谍网迷情

〔香港〕林荫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广美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1插页 128,000字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 7—5360—2377—4

I·1593 定价:7.80元

内 容 简 介

故事发生在国际大都会香港。

山顶公园发生一起恶性凶杀案。警方在案发现场附近搜获一打奇怪的照片，经研究，所摄系李氏集团的机密文件。这一线索把警方引向巨商李逸天的“逸庐”。而从死者衣袋中发现的一个电话号码，则惊动了被李逸天长期秘密“照顾”的粉雕玉琢的选美会冠军向莉。经千回百折与死者女友取得联系，不料她转眼遭杀人灭口；在向莉居处设伏，孰知抓获的偷情人却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侦探；当查明窃密者前去拘捕时，竟意外地发现其人已服毒自杀。香港大富豪的骄奢淫逸，双料国际间谍的狡诈凶残，豪霸“长包女”的意乱情迷……作品以跌宕的情节，奇情的故事，揭出了香港社会繁华之下的罪恶、丑陋与人性的弱点。



—

郑雄督察和他的助手原威探目驾车驶进“逸庐”的时候，天色正朦朦发亮。

“逸庐”位于浅水湾附近一处傍山面海的地方。

这座 18 世纪西班牙式的建筑物，周围树木葱茏，此刻沐在轻雾萦绕的、空气像混了薄荷般清新的氛围里。

在一个网球场旁边的停车场泊好了车，一个穿制服的保安人员走上前来，带引着郑雄和原威二人，通过一条两旁植着冬青树、摆设着姹紫嫣红、百花盛开的盆栽的花径，来到建筑物那用白云石砌成的、宽阔的台阶前。

“你们李老板平日都是这么早起床的吗？”原威步上台阶时，问那保安人员。

从他们在花园外大铁门前向保安人员表达身份及来意开始，那保安人员一直沉着脸，默不作声。

此刻，原威企图找个话题来打开话匣子，可是，那保安人员却仍不吭声，仿佛没听见原威的话。

原威自讨了个没趣，有点尴尬地望望上司郑雄。

郑雄牵牵嘴角笑了笑。

那保安人员用对讲机跟里面的人说了话，然后回过头来，对他们冷冷地道：

“你们站在这里等一下，别到处乱跑。”

说完，他径自走下台阶离开。

原威捺不住把嘴凑到郑雄的耳边，有点气恼地说：

“他妈的！在有钱人家里当一只狗，气焰也是大得唬人的！”

郑雄拍拍他的肩膀，笑着说：“看开一点吧！”

这当儿，他们面前的镂花桃木大门打开了。一个穿着白衣黑裤的中年女佣探身出来问：

“你们是来见老爷的警探吗？”

两人不约而同地点头称是。

“跟我来。”女佣向他们招了招手。

于是，他们跟着这女佣，从一个布置典雅堂皇的大厅旁边的走廊，往建筑物的后座走去。

走廊宽敞，有一个用玻璃盖成的圆拱型上盖。

沿廊种植着一些温室植物，使人有仿佛漫步在花园里的感觉。

走到玻璃走廊尽头，往左拐弯，里面原来是另外一个布置新款的西式大客厅。

淡紫色的地毯，配上了几张颜色不同、形状奇特的大沙发；高高的天花板上，垂下来一根根条形的架构奇异的水晶灯。

女佣人掀亮了水晶灯。

那骤地从头顶罩下来的和谐的光晕，一下子令人精神抖擞起来。

女佣端上了热茶后，对他们说：

“两位稍候一会，老爷正在游泳。”

说完，她走了出去。

偌大的客厅，静悄悄的。郑雄和原威坐在舒适的大沙发

上，举目四顾，发觉四壁低垂的帘幔外，原来都是玻璃幕墙。

原威走到玻璃幕墙前浏览外面的景色。

外面树木扶疏，在茂密的枝叶掩映间，原威发觉有一个泳池。

这时节，只见大富商李逸天正仰卧在绿色的池水里。

他那胖胖白白的大肚子从水里露了出来，像水里浮着一个大汽球。

原威回过头来向郑雄招招手。指了指屋外，郑雄好奇地走过去。

“李逸天还在游泳！”原威有点不满地压低声音对郑雄说。

郑雄伸手拉开少许帘幔，往外瞧了瞧，然后看看腕表，不禁摇摇头轻声叹了一口气。

郑雄心里有点不快。

昨晚在发现命案后，打电话找到李逸天。当时他正在参加一个欢迎国内贸易代表团的官式宴会。

今早 6 点 30 分的约会，时间是由他订的。

此刻已经 7 点钟，他仍在游泳池里游泳，似乎忘记了自己的约会。

7 点 30 分。刚才那女佣走进来对他们道：

“老爷在书房里见你们，跟我来吧！”

两人跟着女佣走出客厅，沿着弧型桃木楼梯拾级而上二楼。

书房在二楼走廊的尽头。

书房地地方很大，四壁是高达天花板的书柜。

书柜前有一条金光闪闪的铜桥绕着四壁一周，看来是因为楼底高，以此方便把书从书柜里取出的缘故。

郑雄和原威一踏进书房来，就被这比图书馆更像图书馆的书房的气势慑呆了。

两人不禁下意识地放轻了脚步，暗暗地咽了一口气。

“你们坐坐，等一会老爷出来见你们！”女佣指了指书房中央那张桌面光滑照人的长椭圆型桌子前的高背椅对他们说。

说完，她走了出去。半晌，她又斟了两杯冒着热气的茶，端到他们面前来。

这时节，一个庞大的身形在书房门口出现。

“不好意思，要你们久候了！”进来的正是这建筑物的主人，香港巨商李逸天。

他身材高颀，披着一件白色丝绸的晨褙，嘴里咬着一根大雪茄，脸上堆满笑意，施施然地走进来。

郑雄和原威连忙站起身来向他作自我介绍。

李逸天那芭蕉似的大手，在与他们握手时显得有力而热诚。

“我们到里面坐，”李逸天说着，用手按了按书柜上一个掣钮。

只见其中一格书柜徐徐地往后移开，露出里面另外一个房间来。

这房间里的布置颇幽雅，墙上挂着几幅字画外，还摆放着不少古玩珍品。

李逸天在一张古色古香的大办公桌前的高背椅上坐下后，向面前的两张椅子伸伸手，示意郑雄和原威坐下。

跟着，他一边在桌上的烟灰缸上轻轻弹着雪茄上的灰烬，一边说道：

“通常公司里有什么重大的决策会议，我都把上层的职员

叫到这里来开会，因为，商场如战场，每一项投资计划的拟定，在出击前一定要保密，你们说对不对？”

说完，他把半秃的胖脑袋往椅背一靠，微仰着脸，悠然自得地吸吮着手中的大雪茄。

一室弥漫着雪茄的烟味。

郑雄这时候从手中的公文袋里，掏出了几张照片来，递给李逸天，说道：

“李先生，我们今天到来，是请你瞧瞧这些照片。”

“什么照片？”李逸天纳罕地凑前接过照片。

当李逸天正想仔细审视照片的时候，忽然“咪咪”的一声，一只毛色皤白如雪的波斯猫，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进来，轻巧地跃进李逸天的怀里。

李逸天把雪茄搁在烟灰缸上，一只手把白猫放在桌面上，一边轻轻地抚摸着它的松软的白毛，一边架上眼镜审阅着照片。

白猫那双绿色的、发着幽光的眼睛，半开半闭的，神态似甚惬意。

“这些照片是从哪里得来的？”李逸天看完照片，除下眼镜，眼睛睁得大大的，错愕地问道。

“在一具怀疑是凶杀案的尸体的现场附近搜索得到的。”郑雄说：“我们发觉照片上摄的是贵公司的机密文件，所以到来打扰阁下。”

“奇怪——”李逸天蹙着眉心问道：“那死者是个什么人？男的还是女的！”

“是个年约 27 岁至三十一、二岁左右的男性，头部和身上共有 30 多处伤痕。身份未明。郑雄说着的时候，从文件袋

里掏出一张尸体面部特写的照片来，递给李逸天说道：“请你仔细瞧瞧，你认识这人吗？”

李逸天接过照片，皱着眉头，眯着眼睛看了一会，然后咂咂嘴不住地摇着头说：

“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

“你有没有想过，贵公司这些机密文件是怎样落在这厮的手里？”坐在一旁，一直没有吭声的原威这时候开声问道。

李逸天拿起搁在烟灰缸上的雪茄放到嘴里，吸了一下，发觉熄了，便拿起案上的一个名贵打火机，擦亮了火苗，把雪茄点燃起来。

他猛然地吸了几口，一时间冒起的灰烟，把他此刻显得有点烦躁的胖脸都笼罩了。

伏在他面前的白猫，睁大绿幽幽的眼睛，好奇似的仰着头望着灰烟在空间扩散。

半晌，李逸天突然伸手把雪茄在烟灰缸上狠狠地擦熄，然后拿起照片来仔细审视了一番，最后自言自语地说：

“真奇怪，照片中的是我们李氏集团明年将部分资金投资加拿大的计划书。集团内几个决策层高级职员，每次都是在这里开会时，才有机会互相传阅。因为，这计划书只印一份，避免资料泄漏，每次会后都由我亲自锁进夹万里。相信没有人可能将它拍照的！”

李逸天说着，又把手中的照片移到台灯的灯光下细看。

伏在案上的白猫也好奇地伸长脖子，把彤红的鼻子凑到照片上嗅了嗅，“咪咪”的叫了两声，那双绿色水晶石似的眼睛慵倦地眨动了几下。

“会不会其中有职员在传阅时，趁大家不注意，暗暗地把

它拍摄下来？”郑雄盯着李逸天问。

“绝对不会！”李逸天斩钉截铁地说。

“你肯定？”原威搭讪问。

“绝对肯定！”李逸天把照片掷还给郑雄说：“因为，当时众目睽睽，任何人都没有机会偷拍的！”

“假如对方使用间谍微型照相机呢？”郑雄说：“如果微型摄影机是一颗袖口钮，或者是一个小小的领夹，那么随时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面前的东西拍摄下来！”

听郑雄这么一说，李逸天没吭声。

缄默了半晌，书房里都静得可怕。

只见李逸天神色不安地用手掌不自觉地抚了两下自己泛着油光的前额。

跟着，他伸手从案上一个小木盒里拈起一根大雪茄来点燃。

点燃了雪茄，深深地吸了一大口烟吐了出来后，他才冷静地说：

“我的职员不会这样的！”

“为什么？”郑雄问：“你肯定每一个职员都对你忠心不二？”

“嗯。”李逸天坚定地点头说：“我的宗旨是——‘用人勿疑，疑人勿用’。所以，我希望你们警方不要对我的职员有任何骚扰，免得他们心存芥蒂！”

“这是我们的责任——”郑雄说：“我们在死者遗物中找到了线索，顺藤摸瓜地查到这里来。如果有任何证据显示与阁下的职员有关，我们将会按章办事，稍令大家不便是难免的。希望李先生你能理解。”

郑雄说完，与原威站了起来告辞。

李逸天被郑雄义正词严地抢白，心里有点不快。胖脸上一阵红又一阵白。他一边大力地把刚燃起的雪茄在烟灰缸上捺熄，一边气恼地说：

“待会儿我要打电话跟你们署长谈谈！”

目送郑雄和原威两人在女佣带领下离开书房后，李逸天重重地把身体往高背椅一靠，手拍了几拍自己的光秃的前额，喃喃地道：

“是谁作反呢？是谁呢？”

这时候，他恍然地想起来，今年内几个在国内或外国的投资计划，都被本港其他集团或外国投资者捷足先登。原是泄漏了机密资料。

李逸天愈想愈气，重新点燃了雪茄，斜倚着椅子，把双脚搁在办公桌上，猛地吸烟。

一室弥漫着烟叶的气味和烟雾。

白猫伸出舌头，舐舐李逸天的大脚趾。

李逸天一脚把它从桌上蹬了下来……

李逸天到饭厅吃早餐的时候，两鬓有点斑白的李太太刚从饭厅旁边的小佛堂走出来。

她的手中不停地捏动着那串象牙佛珠，口中仍不断喃喃地念着佛经。

李逸天 23 岁的次子久康坐在餐桌前，脸上露出一副不耐烦的表情。

李逸天向左右望了望，有点愕然地问久康：

“久晋呢？”

久康耸耸肩膀，翻了翻眼珠，做了个天晓得的表情。

“他昨晚应酬得很晚才回来，也许还在睡房。”李太太语调平和地说：“就让他多睡一会吧！”

“哼！慈母多败儿！”李逸天向太太瞪了一眼，在餐桌前坐下。跟着，他严厉地膘了久康一眼，继续说：“你千万别学你哥哥，整天只懂得去玩明星、歌星，没出息！”

久康不敢吭声。

他不明白父亲今天早上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

他垂下头，目光落在放在餐桌上的报纸上。

报纸是娱乐版彩色图片及耀目的大标题：

——《大富商长子李久晋追逐影星嘉嘉石榴裙下》。

旁边是一幅李久晋与漂亮女星嘉嘉亲热地搂在一起的照片。

“你要记住——”李逸天挺着腰板，正襟危坐地盯着久康继续说：“我只得你和久晋两个儿子，将来李氏家族价值百多亿资产的王国，迟早落在你们兄弟两人手里。我提早把你从美国叫回来，就是想让你早日跟我学学管理，我做人不偏不倚，给你兄弟俩同等机会。总之，将来你两兄弟之间谁掌舵，就由能者居之！”

“爸爸！”久康抬起头，眨眨眼睛说：“我不是说过，我对做生意没有兴趣吗？我看以后一切你交由大哥掌管好了！”

“胡说！你还没有接触生意，怎会体会到做生意赚钱那种满足感！”李逸天有点生气地说：“我当初真不该让你去学太空科学！”

“你们别再争论，粥也凉了！”李太太催促他们说：“快点吃吧！”

这时候，电话响了。

站在旁边侍候的女佣听了电话，把话筒交到李逸天手中。

李逸天接过电话，一边听着一边咧着嘴在笑。最后他向对方说：

“临场我的‘有天知’不论冷或热，你都要把它腾出来。十万元票我给你买定了！”

放下电话，李逸天笑着对久康说：

“今天下午穿整齐一点到马场去拉马头影相，练马师伊之士在电话中说我们的‘有天知’有力取胜！”

久康听了，脸露难色，嗫嚅地说：

“我约了个老同学驾游艇出海，是上星期约定的，你常教导我们做人要重信用，所以……”

“算了！”李逸天生气地打断久康的话，回过头来对李太太说：“你叫久晋跟我到马场去！”

二

白色的劳司莱斯大房车沿着蜿蜒的山路驶向市区，李逸天坐在车厢里看报纸。

车厢里响着轻柔的音乐。

司机阿才在李家当了12年司机，了解主人的生活习惯。每天李逸天早上上班途中，在车里看报纸的时候，他总会知情识趣地按响了主人喜爱的古典音乐。

他从倒后镜看准了李逸天阅读完报纸的时候，连忙堆着

笑容问：

“老爷，‘有天知’今天有机会吗？”

“机会是有的，不过——”李逸天语态轻松地说：“你投注嘛，小小玩玩就算了，别赌得太大。”

“是的，是的！”阿才唯唯诺诺地应着。

其实，阿才不用问李逸天，也心中有数了。

因为，根据习惯，每次赛马的时候，如果李逸天的马儿有机会进凯旋门的话，当天李逸天必然穿得西装笔挺，结着红色领带到马场去的。

回到李氏集团中区的总部，李逸天吩咐他的女秘书莲娜把他的得力助手，李氏集团董事总经理石俊叫到他的办公室来。

石俊长得瘦削清癯，嘴上长着两撇胡子，样子看来比他实际 45 岁的年纪要苍老了一点。

他是一个经济学博士，曾在美国金融和股票鳄鱼潭之称的华尔街打过滚。

他是一个熟悉投资策略，对经济事务有远见，而触觉极其敏锐的人。

李逸天慧眼识英雄，重金礼聘他加盟李氏集团，委以重任。几年间，由石俊策划的投资，均有良好的效益，令李氏集团的业绩不断在增大。

所以，李逸天对于石俊的信赖和倚重，更甚于自己的两个儿子。

不过，最近在一两项国内投资的计划中，因被竞争对手捷足先登而失之交臂。

为此，恃才傲物性格的石俊，心情快然不快地索性休了

几天假，飞到马尔他一个小岛钓鱼去。

他想不到今天刚消假上班，就给李逸天召见。

李逸天见到石俊平日有点苍白的脸色，给太阳晒得黧黑，不禁笑谑地说：

“怎么啦！马尔他的美女跟阳光一样热情吧！”

石俊腼腆地笑了笑。

石俊尚未结婚。除了每天对着电脑上的经济资料、金融股票等图表外，他似乎对什么也没有兴趣。

此刻，石俊害怕李逸天再笑他，于是连忙转了话题问：“你找我有什么事？”

李逸天待他在办公桌前的椅子坐下，然后收敛了笑容问道：

“你知道我们最近在上海及天津的两项投资计划为什么失败吗？”

“为什么？”石俊纳罕地问。

“我们公司内有商业间谍！”李逸天把靠着椅子的身体俯前，表情凝重地说：“我们的投资计划外泄了！”

“吓！”石俊错愕地问：“谁是内奸？”

于是，李逸天把今天清晨两名警方人员到家里访他的情形告诉石俊。

石俊听罢，不自觉地抓着腮帮子，苦苦思索着说：

“那死者不是我们公司的人，他怎么会有我们投资计划的照片呢？他的被杀，与我们公司有关吗？”

“警方现在正在调查中。看来，我们多少惹上一些麻烦，他们会来调查公司高层职员资料。”李逸天吁了一口气继续说：“是谁把我们的投资计划书偷偷拍摄，然后外泄出去呢？”

“我们的高层会议，每次都是在你家里的书房进行，除了你、我和久晋外，就只有徐天伦及陈道之五个人。”石俊一脸疑惑地说：“难道是徐天伦或陈道之两人之中，其中一个内奸？”

徐天伦是李氏集团海外投资部门的总经理，而陈道之是中国投资部门的总经理。

两人都是李逸天的左右手，追随李逸天有10多年。所以，当李逸天听到石俊怀疑他们两人的时候，他猛摇着头说：

“绝对不会是他们！”

石俊见李逸天神情严肃，语气肯定，所以他不敢吭声。

李逸天见石俊一脸无可奈何的表情，于是解释道：

“他们跟了我这么多年，我了解他们的为人。同时，他们是直接参与每一项投资计划的决策，虽然每次投资计划未公布前，所有文件留在我的书房的夹万里，任何人不能带走，但是，他们对每项计划都了如指掌，根本没有必要把文件偷拍下来，你说是吗？”

石俊点头称是。跟着搔了搔脑袋说：

“如此说来，偷拍文件的究竟是谁呢？”

“我想，待警方查出了死者的身份后，自然会水落石出了。”李逸天说到这里，案上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他拿起话筒听了听，然后用手捂着话筒对石俊说：

“没你的事，你可以出去了。”

石俊闻言站了起来，离开李逸天的办公室，濒出门口时，李逸天喊住他说：

“今天我的‘有天知’会赢马，你叫大家投些注吧。”

石俊点点头，退了出去。